

心而已是即有而空也故曰火中生蓮華是可謂希  
有在欲而行禪希有亦如是夫人終日起居動作之  
間視聽語默之際無非欲也而其行也常禪故以喻  
火中生蓮也

七

生滅為二我我所為二受不受為二垢淨為二是動  
是念為二一相無相為二菩薩心聲聞心為二善不  
善為二罪福為二有漏無漏為二有為無為為二世  
間出世間為二生死涅槃為二盡不盡為二我無我  
為二明無明為二色色空為二四種異空種異為二

眼色耳聲鼻香舌味身觸意法為二忍辱持戒精進  
禪定般若布施回向一切智為二是空是無相是無  
作為二佛法眾為二身身滅為二身口意業為二福  
行罪行不動行為二從我起為二有所得相為二闇  
與明為二樂涅槃不樂世間為二正道邪道為二實  
不實為二凡是二者皆為諍論皆為戲論皆為邊見  
皆為偏計皆為執著而不二法中無生無滅無我無  
人無受無不受無垢無淨無動無寂無有相無無相  
無聖無凡無善無惡無罪無福無有漏無無漏無有  
為無無為無世間無出世間無生死無涅槃無盡無



不盡無我無無我無明無無明無色無空無同無異  
無根無塵無六波羅密無一切智無空無不空無相  
無無相無作無不作無佛無法無衆無身無身滅無  
身口意業無動無不動無識無不識無得無不得無  
闇無明無樂無厭無正無邪無實無不實彼諸菩薩  
各以如是所入不二法門而樂說之然此三十菩薩  
之所言者言而已矣故文殊師利以謂於一切法無  
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爲入不二法門也文  
殊師利雖如是言然畢竟只是言說於是問維摩詰  
而維摩詰默然而已是義方圓按大藏中維摩經凡  
有三譯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經今行於世者是  
也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維摩詰經唐三藏玄奘譯  
說無垢稱經而支謙所譯至文殊師利說無言無說  
等爲不二法門於此遂已更無後段維摩詰默然者  
彼意豈以爲重複耶

八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云非一切刹土有言說言說者  
是作耳或有佛刹瞻視顯法或有作相或有揚眉或  
有動睛或笑或欠或聲歎或念刹土或動搖如瞻視  
及香積世界普賢如來國土但以瞻視令諸菩薩得



無生法忍及諸勝三昧又云見此世界蚊蚋蟲蟻是  
等衆生無有言說而各辦事文殊師利旣以無言無  
說無示無識爲入不二法門而維摩詰默然無言已  
於是示諸菩薩及大弟子以衆香國神通解脫殊特  
之事彼衆香國香積如來無文字說但以衆香令諸  
天人得入律行菩薩聞斯妙香即獲一切德藏三昧  
以表五蘊六根即般若海一觸受比皆具圓通皆能  
入佛智惠也如香積世界但以鼻觸而證菩提則知  
一切悟門不必皆從言說文字而觸脫也以至一切蠢  
動不必有言說而能辦事也應坐時坐應食時食以

表與一切衆生了無差別也遣化菩薩致敬香積如  
來者以表一切解脫神通皆如幻化也衆香菩薩問  
釋迦牟尼如來於此娑婆世界以何說法而維摩詰  
告以佛以剛強之語調伏之言度脫衆生以見如來  
隨諸刹土時節因緣以方便力所應化度而化度之  
雖有言說不離文字令得解脫也故釋迦如來曰或  
有佛土以佛光明而作佛事有以諸菩薩而作佛事  
有以佛所化人而作佛事有以菩提樹而作佛事有  
以衣服卧具而作佛事有以飯食而作佛事有以園  
林臺觀而作佛事有以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而作



佛事有以佛身而作佛事有以虛空而作佛事眾生應以化緣得入律行有夢幻影響鏡中像水中月熱時燄如是等喻而作佛事有以音聲語言文字而作佛事或有清淨佛土寂寞無言無說無示無識無作無為而作佛事又曰諸佛威儀進止諸所施為無非佛事又曰有此四魔八萬四千諸煩惱門而諸眾生為之疲勞諸佛即以此法而作佛事此皆如來與大菩薩慈悲方便真實諦也又維摩詰為眾香菩薩言娑婆世界有十事善法諸餘淨土之所無有以言五濁惡世十二有支煩惱苦海乃是無上菩提大般若

海也彼諸淨土無一闡提及三惡道譬之高原陸地不生蓮華必於淤泥乃能生植故云諸餘淨土之所無有也起根本智現大神通說無上法已於是攝用歸體故與文殊同往詣佛也釋迦牟尼如來為諸如來眾既說妙法眾香菩薩九百萬眾皆還彼國是佛世尊與大菩薩及長者維摩詰以智惠神通作佛事已於是佛問維摩詰為以何等觀如來維摩詰言如自觀身實相觀佛亦然以至不可以一切言說分別顯示以見真俗無二凡聖平等根本智解脫神通同法身也雖從根本智示現神通說諸妙法然常不起真



北山集卷第十四  
際湛然不動也故於是舍利弗問維摩詰汝於何沒  
而來生此而維摩詰告以無生死雖然佛蓋知之以  
謂有國名妙喜佛號無動是維摩詰於彼國沒而來  
生此也既無沒生而云無動國沒而來生此者無動  
乃所以無沒生也梵語阿閼華言不動無動佛國者  
表維摩詰雖現神通而說諸妙法不起真際湛然不  
動也故雖以右手斷取妙喜國鐵圍山川乃至梵  
天等宮城邑聚落上至迦吒尼天下至水際入此  
世界而不起于座也此無動世界所以擲過三千  
大千世界出入往來無所留礙而無出入往來等

相者也

北山小集卷第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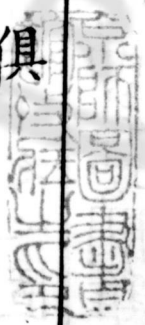


北山小集卷第十五

雜著

房太尉傳論

信安程 俱



天寶末天子避盜劍南房瑄以憲部侍郎上謁普安  
 建遣太子諸王鎮諸道於是太子為元帥都統治兵  
 朔方穎王璲鎮成都凡劍南西川山南西道之師皆  
 屬永王璘鎮荊州凡山南東道江西嶺南黔中之師  
 皆屬豐王珙領河西隴右安西北庭盛王琦領江東  
 河南淮南節度

璘璘皆不赴鎮故云領

祿山在京師見制書撫几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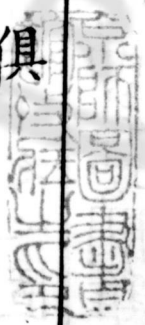


北山小集卷第十五

雜著

房太尉傳論

信安程 俱



天寶末天子避盜劍南房琯以憲部侍郎上謁普安  
 建遣太子諸王鎮諸道於是太子為元帥都統治兵  
 朔方穎王璪鎮成都凡劍南西川山南西道之師皆  
 屬永王璘鎮荊州凡山南東道江西嶺南黔中之師  
 皆屬豐王珙領河西隴右安西北庭盛王琦領江東  
 河南淮南節度

璘璪皆不赴鎮故云領

祿山在京師見制書撫几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驚咤曰誰為上畫此謀者吾不得天下矣自燕兵橫  
潰四出天子疋馬走西南二京遂為盜守方是時天  
下不知屬車之在所趙魏秦鄭梁宋之吏不種族無  
類則懷印易衣而走耳甚則開關除道扶服叩軍門  
其郡縣之民所為震心褫魄驚動耳目者非大燕之  
號令則其旌旗兵甲與夫高車大纛為賊媒者也天  
下必以謂遂無唐矣然於此時諸鎮崛然聲治兵問  
其帥則皆天子之子也夫以帝子之眾名天下之兵  
名田之名據走集張形勢雖不與大盜角逐而天下之心固  
已有所係矣則是懷忠狗國者有所恃而赴功聞雞

夜舞並驅逐鹿之人亦有所憚而不為矣余嘗論之  
天下之事理近而功顯者雖常人可與去知焉至於  
無用而有功言透而効切者非明於大而進於幾蓋  
不足以權此且亞父以楚心致民望武信君以范陽  
令下燕趙淮陰以赤幟殲趙軍楚心非賢王范陽令  
非國士赤幟非利兵也然三人卒賴以濟者豈非所  
謂無用而有功言透而効切者類乎夫諸王不足以  
鬪強虜明矣而瑄實以此係天下之心此瑄之謀大  
識遠所以越常情萬萬者也然則中興帷幄之成果  
孰為大而賀蘭進明徒以偏忿毀言激怒人主反其



功以爲罪而肅宗遂信而疏之使肅宗有君人之明其思之矣若曰吾旣以元帥起北方北方之重兵賢將吾有也西綴關中北俯賊巢便利之地也而誰忌乎雖然天下大物也非有道者不能遺物非有公天下之度莫能達天下之大計若肅宗宜其怨而疏之矣自天寶至德後名相不爲不多而瑄獨巍然有大臣之望天下稱之曰房公至名世立言之士莫不斂衽改容稱其道德此豈私好而然哉然瑄之本謀言不見於編冊顧因進明之譖而後世知謀之出於瑄也至逆胡撫几之事則史無傳焉獨見於司空圖之詩圖親仕唐室司詞命至大官其言必有自可信不疑余觀德宗之幸奉天也李晟請駐蹕邠梁以係天下之心僕固懷恩紿回紇以入寇亦曰天可汗弃天下中國無主衆是以從彼逆胡智宜足以知此是其所以撫几而歎耶

侑坐元龜序

治亂之端率常隱於尋常忽眇之間初若不足畏嚮者積而致之至於不可禦善惡皆然治亂因之觀秦漢以來享國歷世唯唐最長而中絕於孽后敗亂於豔妃陵夷於宦官衰弱於藩鎮所經之變不一未有



不生於所忽而積於至微以至於大壞而不可復振者使禍福之來常如山摧川潰霆震而至則雖至愚孰不知所避就唯其隱於尋常忽眇之間初若不足畏嚮者故蹈覆轍而不知常相踵也方天下初定魏證勸太宗以行仁義以致太平者如封倫輩往往笑而排之唯太宗能用其言行於寢食起居造次顛沛之間卒以致正觀之治然求其若為仁若為義者則未易彰彰論之豈非其積微故其成速耶及明皇在位久當盈成豐豫之時春秋既高方且寵一婦人進一小人退一正士逍遙遊宴姑以樂其當年意必

以謂是豈足以傷生害治又况亂天下者乎卒之百敝隨生搶攘悖繆至於逆胡稱兵陷兩京焚九廟四海橫潰而卒至於衰微此何故也豈非生於所忽而積於至微以底於是哉唐之治亂善惡之大致較然明白者前哲論之備矣余獨取其治亂善惡之萌而禍亂之所由生足以為世戒者哀而為書名之曰侑坐元龜云元符庚辰秋八月信安程俱謹序

復古編序

程子曰學之不可以不專也涉其流者未有能極其原游其藩者未有能覩其奧不極其原不覩其奧求



其是且精焉無有也夫支左詘右夫人而射也稱養叔鈞絃柱指夫人而琴也稱子野上下千百載間學是者亦衆矣而二子擅焉豈不以其專以精乎吳興張有弱冠以小篆名自古文奇字與夫許氏之書了然如燭照而數計也它書餘藝三不入於育中蓋其專如此故四十而學成六十而其書成復古之編是矣余嘗論其書曰小篆之作自嶧山真刻不傳至唐字學雖盛而以篆法蓋一時名後世者惟李陽冰爲稱首徐鉉後出筆力勁古遂出陽冰上近世名筆固多其分間布白規圜繩直不工而筆力勁古少復鉉

比今有自振於數千載後獨悟周秦石刻用筆意落紙便覺岐陽嶧山去人不遠二卷三千言據古說文以爲正其點畫之微轉側從衡高下曲直毫髮有差則形聲頓異自陽冰前後名人格以古文往往而失其精且博又如此然其奇妙技於言意之表守古學於寂寞之濱固非淺俗之所能識也且漢之諸儒比肩立而揚子雲以識字稱韓文公言語妙天下而猶自謂略須識字字亦豈易識哉觀復古之編則其於識字幾矣使人之於學也皆能致其專而求其是旣得之又能否守其所學而不與時上下則學雖有小大



其有不至者哉不得於今必得於後世矣張翁求余文以信其傳因叙次如此政和三年九月朔信安程俱叙

賀方回詩集序

鑑湖遺老詩凡四百七十二篇其五字八句詩鍛練出入古今為集中第一其餘大抵名家作也余少讀唐實錄與會稽石刻見賀季真弃官本末方開元天寶之交天下號無事文學士見貴重季真出入禁省冠道山友儲副極當世華寵然一旦不顧去為千秋觀道士使人望之超然如雲漢過秦望行剡川未嘗不悠然遐想也季真去後四百二十載建中辛巳歲

始識其孫方回五湖上蓋鑑湖遺老也方回落落有才具觀其詩可以知其中間罷錢官及通守兩郡轍謝病去為祠岳吏又一旦掛衣冠客吳下窮達雖不同其勇退樂閑故有鑑湖餘味然余謂方回之為人蓋有不可解者方回少時俠氣蓋一座馳馬走狗飲酒如長鯨然遇空無有時俛首北窓下作牛毛小指雌黃不去手反如寒苦一書生方回儀觀甚偉如羽人劍客然戲為長短句皆雍容妙麗極幽閑思怨之情方回忼慨多感激其言理財治劇之方疊疊有緒似非無意於世者然遇軒裳角逐之會常如怯夫



處女余以謂不可解者此也余竒窮抗讎可憎方回  
多交遊乃獨以集副授余曰子好直美惡無溢言爲  
我評而叙之此亦豈其不可解之一端耶政和三年  
癸巳歲十月朔信安程俱叙

### 漢儒授經圖序

古者尊師而重道自天子達於庶人故孔安國授經  
昭后死爲之服亘榮傳明帝於東宮及即尊位幸其  
第至里門下車擁經而前蓋其嚴如此漢興諸儒以  
經誼專門教授故學者必有師承源流派別皆可推  
考歷東漢二晉以迄有唐餘風猶有存者然其間大

儒間出不專以一經章句授諸生如王通行道於河汾  
之間韓愈抗顏於元和之際故從之學者其於行已成  
務作爲文章皆足以名世而垂後如魏證王珪李翱皇  
甫湜之徒是也陋哉夏侯勝之言也曰士病經術不明  
經術苟明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夫所貴於學者豈專  
爲是哉而勝以利誘諸生何也西漢之俗固已尚通達  
而急進取矣又使士專爲利而學學而仕仕而顯則  
不過容悅患失之人而已如張禹以經爲帝師位丞  
相而被佞臣之目後世議者至以謂西漢之亡以張  
禹谷永亦号博通諸經然因災異之對枉公議以阿



王氏二人者皆成帝所取決有識所企望而當漢之所  
以存亡之機者也然且不顧方懷姦而徇利豈其志  
本在於青紫故耶抑天姿然也後世君子一志於青  
紫者衆求師務學者寡學者亦無所師承此余所以  
常恨生之晚也方祖宗隆盛之時如孫明復胡翼之  
以經術揚文公歐陽文忠以學問文章爲一時宗師  
學者有所折衷而問業焉王荆公出以經義授東南  
學者及得君行政於天下靡然宗之元祐間蘇子瞻  
以文章王英俊之盟亦云盛矣余病卧里中讀西漢  
儒林傳觀其師弟子授受之嚴所謂源流派別皆可

推考者竊有感焉且浮屠氏自釋迦文佛傳心法與  
夫講解之宗至于今將一千年而源派譜牒如數一二  
下至醫巫祝卜百工之伎莫不有所師如吾儒師承  
之道乃今蔑焉所謂學官師弟子如適相遇於塗耳  
蓋可歎也則其事業之不競語言之不工名節之不  
立無足怪者因以漢儒授經爲圖以想見漢興之風  
範云建炎四年六月三十日信安程俱序

題酈生長揖圖

李伯時作酈生長揖圖直作高皇踞牀兩女子洗而  
酈生長揖此徒見漢高無禮食其不屈之意而無以



見高皇聞善而服改過下士漢所以興之故要當作  
輟洗起衣躡履迎客之狀乃勝耳方是時天下草昧  
糜爛土崩之時也沛公踞見一里監門其失亦微耳  
非漢所以強弱興亡之所繫者也而食其遽以謂將  
以助秦而非所以攻秦何也豈辨士專以押闔動聽  
爲務而其言不得不夸耶是不然食其爲是無當之  
言可也而沛公豁達聰明之君也而可以虛言屈乎  
夫得士者昌失士者亡有國家者皆然而危亂之時  
爲甚故蕭何以韓信用不用卜漢高之霸王去晉人  
以謝安石起不起知江左之興亡唐室以裴度進退  
爲天下安危蓋士之不可失如此使漢高失一食其  
可耳然駭骨不收絕足不至巢郊不育鳳鳥不下士  
有深藏高舉望望然去之而已况聲音顏色拒之千  
里之外乎則其不足以攻秦而足以自亡也明矣是  
理也非酈生之夸言也辛亥孟夏朔信安程俱書

題杜范歐公帖

正獻公之全德元老文正公之宏才偉望文忠公之  
端亮文學端委廟堂不動聲氣而可使夷夏乂安風  
俗清美矣時非不逢而不旣其用仁人志士未嘗不  
歎息於斯焉紹興六年十一月旦信安程俱獲觀於



西安長壽僧舍謹題

題溫公帖石刻

文正溫公之清節直道內相高平公之懿行碩學蓋朝廷之著龜搢紳之標表也事在國史譽在天下然其造次之間理言遺事士夫莫不寶而傳之衢州學舍嘗得溫公貽高平公帖摹而刻之石置諸公堂之壁使學者出入觀省以想見醇儒碩德遺風餘烈之無窮與夫著書立言之不苟如此且資治通鑑之書文正實挈其維綱而筆削裁成之功繫高平公之助是時二公以道義相從於寂寞之濱凡前古是非成

敗之端治亂安危之致足以勸懲後世與啓沃吾君者蓋未嘗一日而忘也卒以備述英之讀布於學官而行於天下是豈小補也哉初書成而上之帝爲親製美名冠以序引其所以尊德樂道之意不唯彰信於一時而無愧不刊之書又以爲百世之賴可謂盛矣夢得高平公少時字也初太夫人懷公弥月夢古丈夫盛服入其門者左右曰漢大司徒鄧禹也故命名如此而字夢得後溫公更其字曰淳父猶取高密侯傅贊語云高平孫仲熊與州學教授陸君俊民懼後生不知夢得之爲公也要余述於其後俱常以謂



觀元祐之時而可知宰執近臣之選觀宰執近臣之  
懿而可知元祐之時無求之他觀於此而已俱生晚  
不得登二公之門以觀道德於後前聽教誨於左右  
茲獲挂名公書刻石之末以寄宿昔欣慕之心焉亦  
云幸矣紹興七年正月甲子信安程俱謹識

題八師經後

余觀八師經所說雖非無上般若圓頓法門然實毗  
尼梵網之權輿普賢淨行之門戶而生死畏途之梁  
筏也明白切近雖塗之人皆若可解使四海之內橫  
目之人普皆信受堅持不退為善而不為惡如佛所

云則坐證四果長揖三塗何遠之有且人人推不殺  
之心而充之可使冤親平等慈心相向而豈有鬪狠  
賊害伏尸流血之事哉人人推不盜之心而充之可  
使廉遜興行貨弃於地於非其有一介不取而豈有  
奪攘貪鄙攫金胙篋之事哉人人推不淫之心而充  
之可使男如柳下惠女如共伯姬貞潔自持不欺闇  
室而豈有侵凌誘略羅欲亂倫之事哉人人推不飲  
酒之心而充之可使飲食語言離諸過患端虛正念  
齊聖溫克而豈有淫酗昏暴流連荒亡之事哉人人推  
無妄言綺語兩舌惡口之心而充之可使篤實誠信不



訾言不欺而豈有誑誣交扇之事哉人人知老病死苦之無常少壯盛強之不可恃而操心愛日遠惡為善之不可不勉也夫如是何畏乎生死何怖乎惡道無疑無慊俯仰無怍終日盡世泰然安樂而相與倘佯於仁壽之域是則極樂之土可封之俗已豈非立言垂教者之本意愛人治國者之至願而有生之所甚樂者乎故余思廣其傳焉紹興六年九月日俱謹識

天辨

觀柳子厚天說退之固有激而云然騁豪辯而失正理子厚為之說亦至於芒忽兩忘而止余嘗深究天

人消長之由若有得者因奮筆作天辯矯二子歸之正以祛君子之惑焉

天之蒼蒼蒼戶者誰耶鴻蒙穹隆其正形耶抑有五官以視聽好惡耶抑又有條章政枋以司下土若而予若而奪耶古人於此乎疑已或曰凡人之生賦畀適定天積氣耳漫無記省物生其間自窮自達自狂自聖自壽自夭自愉自病或生而切雲漢或老而沒泥濘自其適尔豈足深竟若是說者然耶曰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信斯言也皆適然乎則為善者或幾乎熄矣或曰天之與人絕處殊類質象既別好惡隨



異譬之九土各有宜五性不同嗜故畸於天者人之  
侷資於宋者越所弃又安知人之所望不爲天之所  
厲若是說者然耶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信斯言乎則是天與人判爲二矣或曰天之於物常  
靳其全故齒者不角馳者不翹各俾其一非天則偏  
若是說者然耶曰作善降之百祥積善必有餘慶信  
斯言乎則夷齊之餓顏氏之天可也彼益稷伊周之  
倫謂其不足於天爵可乎或曰飛塵可以蔽日太山  
咆哮於聚蚊必東之水激之可使過顙長平之敗壽者  
不能獨存人衆有時而取必而天定亦能勝人若是

說者然耶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信是說乎則天之  
覆物也淺矣雖然自堯舜以來天下之治常少而亂  
常多君子常窮而小人多得志者何耶蓋自堯舜禹  
數百載而後當商之盛時君子之道一行又數百載  
而後當周之盛時君子之道一行由漢迄唐數千百  
載其間君子小人亦更爲消長耳不如三代之純也  
君子而用不極不久藉令專且久然不斥不病則死  
及之小人而在上率常志滿意得子孫族黨繁盛半  
天下康彊壽考無一不如志者若是何耶嗚呼區區  
之窮通用捨聖賢觀之寒暑蚊雀之間耳曷嘗以此



動其心哉而天亦豈以此待天下之君子也蓋亦蚩  
蚩者之招然耳今夫蚩蚩之氓晝日之所爲孰非強  
凌弱衆暴寡狡者欺蠢薄者負厚哉其孝於親友於  
兄弟者有幾其臨利不忘義者有幾其設心正平誠  
實無僞不負神明者有幾使君子而得志爲一州則惠  
一州使一路則惠一路在朝廷位宰輔言聽計從則  
膏澤及天下彼蚩蚩者是將怡愉安樂而終身矣彼  
晝日之所爲其傾欺賊害者如此而天乃報之以悟  
愉安樂則天之所以福善禍淫之道豈不乖刺舛繆  
矣乎故必使邪佞殘賊者臨其上爲一州禍一州使一  
路禍一路在朝廷位宰輔禍天下非唯禍天下必至  
於糜爛土崩而後已此無它黔首之招然耳以是推  
之則易之慶善殃惡書之視聽自民老子之踈而不  
失與夫釋氏之因果報應無合而通者矣

龍亢侯傳

劉銛上谷人其先金天氏之裔散處山谷間子孫皆  
強利足任事世賴其用夏禹初受舜禪大徵金氏之  
子孫聚于中都作而庸之其國有九鼎之重其強族  
在梁州與瑇氏婁氏最著梁州之諸侯取貢焉子孫  
雖匿嚴穴世即而搜之無遺然其最有聲者往往爲



國武備銛之近族祖号舍光先生者兄弟三人爲殷  
帝寶臣所向三軍爲之却走其季他日爲來丹報父  
仇不克終身不敢言勇銛家與石氏錯處山谷中爭  
雄強而銛之族等爲強獷秦始皇二十六年滅燕聞  
金氏強獷使人穴地而攻之繫其衆盡取其獷族以  
歸付若盧詔獄使公子离即治頗侵爍之又從而鍛  
鍊之削其頑不可使者身其失謀者取其英而收用  
焉而銛尚少在其中頗有聲會歐冶子見而喜之曰  
子所謂鐵中錚錚庸中佼佼者耶竊與之歸爲立模  
範所以訓練磨礪雖百反不倦蓋七年而後成器爲

之納室焉又教以兵法揮斤上下回旋出入無不如指麾  
挺挺勁立遇事輒斷雖投以艱大未嘗反唇切齒銛亦  
歎曰使吾離塊獨釋滓穢剛不至折柔不至屈以成吾  
質者歐冶子之力也然吾聞如金刀將興吾或似之遂  
更姓劉秦末嘗從人過豐沛間道遇漢高祖一見銛  
銳上修下有威重顧瞻光采凜人即異之曰吾左股七  
十二黑子尔背文七星皆竒相也能從吾遊吾佩服  
子不敢忘遂從高祖常與同卧起雖吕后諸人莫能間  
也旣而道大澤白蛇當道銛殺之常爲高祖禦侮至  
漢有天下高祖益噐任之爲尚方長号龍亢侯群臣



以上寵銛皆以其族子弟自隨然以其世剛悍難近  
詔母納殿門唯鄒侯上所優異與俱者乃得至殿上  
然銛愈親密用事主裁斷其友以書戒銛曰君侯姓  
剛太銳數用以擊強剗劇恐於游刃有所不宜盍韜  
光挫芒以避缺折之悔銛荅書曰自吾為上所提拂  
常以三尺法裁剖庶務小大斬斬苟不失其柄吾豈  
為繞指者哉父之高祖稍內陸賈言向儒術銛浸踈  
高祖一日將拔用銛久不見進退頗生澁不能緩頰  
如前日高祖撫其背曰公雖儻豈不勝一割之用耶  
乃以數百戶封之峽中頃之為武庫令初銛遇容成

公授以坎离

犯御名

濟鍊形得不死至晉猶為武庫令元

康五年武庫災銛自度且得辜因歎曰吾老矣安能  
與刻木對為衆口所鑠哉因兵解仙去 太史氏曰  
龍亢侯初以巖穴椎重之質一旦得良工師更鍊既  
久砥厲頓挫遂為國利器或謂其剛悍自任匹夫之  
敵耳然漢高祖御之以取天下項氏莫能抗遇輒潰  
裂何哉觀其遇事迎解在掌握之任九年無少玷缺  
賁育莫敢當其鋒身名凜然與日月爭光可也銛之  
族大抵傳貴精鍊形然罕能變化晉初有避地鄠城  
者後夫婦皆為龍入延平水中嘗觀神仙書有服琅



玕華化爲飛龍者鄴城君豈得此術耶

### 西漢詔令序

右西漢詔令四百一章舊傳西漢文類所載尚多闕略吳郡林德祖處實始采括傳志叅之本紀凡斷章析簡掇之無遺方蒼最在紙未遑詮錄間以示余余因取其具藁以世次先後自高祖至平帝人別爲篇又差攷歲月纂而成書且叙次其末曰古之盛王與道爲一故其酬酢之間理言遺事皆足以爲萬世法是以事爲春秋言爲尚書而書之所傳自唐虞夏商周上下千數百載間而其存則今之五十八篇而已

由秦漢以來置學官弟子誦說研究至有白首沒身莫能詣其極者大哉王言蓋聖人之防表也自五十八篇而後起衰周至五代之末又千數百載間其爲詔令溫醇簡盡而猶時有三代之遺法者唯西漢爲然其進退美惡不以溢言沒其實其申飭訓戒皆至誠明白節緩而思深至叢脞大壞之餘其施置雖已不合古道當人心然猶陳義懇到雍容而不迫此其一代之文流風未泯顧猶不可及又况文實兼盛哉昔者文中子以聖人之重自任廼始斷自七制之主列爲四範以續典謨訓誥誓命之文然其書世不傳



莫得而述故備載如彼德祖以學行名措紳方將以  
文詞為時用方今昭回之章絲綸之美固已轢絕中  
古陋漢唐而莫稱是書也雖未能比唐虞夏商周之  
隆庶其或者亦足為

王言之斧藻尚書之鼓吹云大觀三年歲次己丑十  
月壬申朔信安程俱叙

北山小集卷第十五

北山小集卷第十六

信安程 俱

雜著

宣和御書贊

靈文結空祕瑛房也大有在上俯雲章也羲圖頡迹  
寄明光也臣俱寶之澤莫長也 行書如龍行天或游  
或飛其馳不迫其靜不遲蓋從容八法者猶嚴恭而  
自度其超忽萬變者猶應物之神機乎 草書

宣和御書贊

太虛混淪滋象之先無動而生萬彙出焉巍巍道尊



莫得而述故備載如彼德祖以學行名措紳方將以  
文詞為時用方今昭回之章絲綸之美固已轢絕中  
古陋漢唐而莫稱是書也雖未能比唐虞夏商周之  
隆庶其或者亦足為

王言之斧藻尚書之鼓吹云大觀三年歲次己丑十  
月壬申朔信安程俱叙

北山小集卷第十五

北山小集卷第十六

信安程 俱

雜著

宣和御書贊

靈文結空祕瑛房也大有在上俯雲章也羲圖頡迹  
寄明光也臣俱寶之澤莫長也 行書如龍行天或游  
或飛其馳不迫其靜不遲蓋從容八法者猶嚴恭而  
自度其超忽萬變者猶應物之神機乎 草書

宣和御書贊

太虛混淪滋象之先無動而生萬彙出焉巍巍道尊



實主張是芒乎芴乎無擇巨細是翺飛者與彼有筠  
如馬一毛如地一塵凡有形相寄此筆端造化之妙  
母以盡觀

鄧安惠公贊

翼翼鄧公外粹中剛德人之容有蘊若虛叩之則出  
如響發鍾有文不彪用之則宜溫厚顯融白首事親  
洞洞屬屬如相肅雍移之事君牧丘之御文終之恭  
然執法憲府謇謇不撓審克厥中有赫軍容禍亂之  
機見微納忠晚登廟堂泊無怨懷游心大公蓋清而  
畏知仁而有勇和而不同不色不言不有其賢名莫

之從知人則哲帝鑒孔昭溫良在躬老成日徂世不  
之才機警言䟽通愛而不見再拜遺像隱如岱嵩

實相齋銘

|      |      |      |      |
|------|------|------|------|
| 觀身實相 | 如夢幻響 | 亦如虛空 | 有無邊際 |
| 無作無受 | 無去來今 | 無空不空 | 有願無願 |
| 生住異滅 | 一切皆無 | 如如此身 | 威儀差別 |
| 如是如是 | 皆如實知 | 萬境現前 | 如水鏡像 |
| 繁興用處 | 而常湛然 | 觀一切法 | 無不皆空 |
| 是為覺知 | 諸法實相 | 相即是空 | 空即是實 |
| 無能觀者 | 亦無了知 | 觀佛亦然 | 一相無相 |



北山集卷之六  
紹興己未北山老人寓止長壽五年矣  
春三月於寓舍之西爲屋一間挾以二  
廈於是遊息焉名之曰實相齋而爲之銘

寂照軒銘

寂如妙高山安住而不動照如鑑止水不將亦不迎  
應物而不傷無取亦無受於中現色像而實無所有  
即此顧眄中是我無盡藏

唐三隱賢贊

余讀唐隱逸傳尤慕王績盧鴻張志和不爲出處係  
累泛然若浮雲之卷舒使萬乘之尊可見可聞不可  
得而臣世之戮人可望而不可攀也視夫假脩渾沌  
以夸世洗箕山之耳以賣高者不亦拘拘然乎

王績無功絳州龍門不喜拜揖簡放絕塵發名賢科  
廉潔孝悌不樂居朝去爲縣吏四海雲擾網羅在天  
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結廬北渚著書東臯種黍釀  
酒子光是交武德之初待詔門下良醞可戀音以疾  
罷樂史善釀求爲樂丞史死遂去述酒作經刺史願  
見荅曰奈何坐召君平託無心子機士見問笑而不  
謦豫知終日自誌其墓卓哉先生

廬鴻顛然其先幽燕爰徙洛陽迺廬嵩山葯房荃壁



金書玉歷明雲吸霞皎皎獨立

見鴻草開元之初備禮堂十志

再聘確然自高鈞深守靜五年丁巳帝詔曰鴻道極  
泰一德循中庸禮有大倫義不可廢想翻然易節以  
副朕意先生至都謁見不拜宰相問狀曰忠信是賴  
禮之所薄何足見帝召升內殿命諫議大夫固拒得  
已浩然歸廬朝廷得失許以狀聞官營草堂寧極是  
名聚徒廣學至五百人帝欽素履沒有餘恩

志和子同婺州金華母夢楓生妙齡起家策干肅宗  
翰林待詔錄事金吾坐貶南徼旋會赦還遂歸江湖  
鈞徒自号玄真著書太易十五篇探幽蹟無其兄鶴

齡爲築東都茨以生草椽棟不斲鈞不設餌豹席櫬  
孺縣令龔瞽不窺其德使浚渠執畚曾無忤色媿織  
布裘雖暑不釋往來若雪浮家泛宅太虛爲室明月  
爲燭四海諸公周遊共躅憲宗採歌圖索其容竟不  
能致不知所終

列仙圖贊

凡二十  
八人

有形皆幻初無倪巨細未足相雄雌蚩蚩坐受幻物  
欺不能與天同密移玄黃二物知何爲獨能長久無  
終期至人亦窺衆幻機奪取元化操鑪錘留形遁數  
乃一戲叶呼喻六子交娥義偉茲二十八幻師燁如



經星周四維騎箕降昴非有斬出入六合唯所之黃  
妖位閨炎網隳嗷嗷億萬沉塗泥翩然下墮哀黔黎  
赤伏紹緒皇功巍雲臺累塊空刑儀索身滅迹歸無  
涯笠乾心印金襴衣語幻語法空無依承承卒付碧  
眼兒一華來東今萬支洪荒怪譎同一歸勿唾我言  
無町畦

文殊維摩畫贊

是妙吉祥七佛之師爲大醫王法病是治五蘊十二  
行即大摠持五濁海中得淨摩尼非取非捨不即不  
離化度無量十方四維而默無言而寂無爲是歡喜  
藏亦大闡提是無垢施惟金粟尊真俗無異人法何  
存於不二境示不二門三十二義諍論紛紜最後文  
殊無說無聞而我一默是義方圓擬議之際電掣  
星奔

題三界四禪天圖偈句

如火宅喻三界無安是故衆生應求出要而此三界  
亦如空華分別說三寶無所有我觀如來不可思議  
出入三界如游觀園而常湛然處菩提座應知亦有  
上上根人不歷階梯徑超佛地四雙八輩如焦穀牙  
十地四禪如隔羅縠凡此世界能忍衆生若見若聞



應知希有思地獄苦發菩提心如救頭然御名勿放逸  
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是雖常談是佛教誨

紹興八年北山程俱長壽寓舍讀藏經  
畢於解夏日編次圖仍題偈句

圓照大通二本禪師真贊

圓照道廣 海涵波漾 於無中作 示四無量  
大通道峻 壁立千仞 轉大法輪 而常清淨

妙湛睿老真贊

黃蘗妙湛禪師睿公童子出家已有衝天之志早年  
悟道遂開選佛之場法涌傳衣孤峯頂目視雲漢慧

林敷座微塵裏轉大法輪喧靜一如絲毫不立入塵  
垂手端能於異類中行破闇傳燈肯使向瞎驢邊滅  
名久喧於四海化方被於九夷嗣法了心圖形瞻敬  
信安老漢以偈贊云

是妙湛師 丹青頂相 頭圓下豐 眉在眼上  
題米元章墓

嗚呼是惟元章米公之墓公少名黻後更爲芾常目  
号襄陽漫仕盖襄陽人云中年樂南徐山川風土之  
美因家焉歷官州縣入朝爲書學博士太常博士至  
尚書禮部員外郎出守淮陽軍卒生於皇祐之辛卯



卒於大觀之庚寅將沒預告郡吏以期日即具棺櫬  
置便坐時坐卧其間閱案牘書文檄洋洋自若也至  
期留偈句自謂來從衆香國其歸亦然舁歸葬丹徒  
五州山之原遵治命也公風神散朗姿度瓌瑋音吐  
鴻暢談辯風生東西晉人也其爲文詞與立言命物  
皆自我作故不蹈襲前人一言元次山樊紹述之流  
也其書竒逸飛動法本二王虞褚而下不論也爲吏  
所至有名跡簡靜愛人人皆歡樂之其政事了無俗  
吏常檢陽亢宗元紫芝之流也東坡蘇公謂其文清  
雄絕俗謂其字超妙入神世不以爲過公樂善喜推  
下後進紹聖丙子余初識公南徐貽詩謂余李太白  
後身非所擬也如葉少蘊關止叔方以英俊居下僚  
公一面知其爲國噐見當路有氣力者輒言之不置忘  
其身之窮也公旣沒余他日過南徐便覺招隱鶴林  
爽氣都盡顧嘗哀其所遺詩帖帙而藏之爲之贊云  
珠璣玉石璀璨兀砭危言之出風雲蕩瀟變化融液  
惟心之畫是千載人不可無一

馮宣徽畫贊

於穆 仁祖其仁如天萬物茂遂莫知其然凡厥有位  
至于士鄉辨養漸摩登其俊良有如馮公荆楚之秀



琢詞豐碑志見潜阜揚于帝庭裒然舉首出入中外  
有猷有爲匡時納忠善類是毗帝賚神孫俾究厥施  
惟時聖神飭蠱圖治群情未孚故老憂喟六事是陳  
以抃時敝允哲神考灼知厥心趣佐予治如彼和羹  
式爲鹽梅全美令終爲世表儀世道交喪士賤不振  
以同爲和以順爲正見此遺像燁如景星匪公之懷  
二帝之明

畫馬贊

神超遙骨權竒尾蕭梢步逶迤追風流電驚四蹄驊  
騮皮質龍麟姿飢食玉山禾渴飲西瑤池御非造良  
不受鞿鳴和鑾躡九達走千里先安之誠不如果不  
驪飽芻菽略鬲羈三尺童子縻且揮駕鹽挽磴靡不  
爲我觀此羗貌甚閑整聊持短韉不見鞭影似縻非  
羈若繫而騁苟惟驅之八極俄頃

郭恕先畫贊

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若斯言也猶未離乎有生如  
恕先者貌則人耳固已超崑崙而友大庭故依隱玩  
世猖狂而妄行蔚然之鬚偉然之軀視之猶芟宿草  
而委枯株也又奚以生累而形拘乎然天莫得而命地  
莫得而理金朱不能困而陰陽不能災其於道也豈



所謂外其身而身存者哉

閏唐待詔顧德謙畫入貢圖贊

大道之行人無斃懷泊焉相忘莫徃莫來逮德下衰  
親譽畏侮邇之不能繫遠是務招徠不足求以兵旅  
有服斯叛無得何亡我觀此圖掩卷慨慷

宣和乙巳八月  
舟行道睢陽趙

叔問携此圖過河  
亭共閱為題此贊

頡方面畫笥有龔高畫二其一戴勝殆非

筆墨所成其一鼯鼠尤妙形態曲盡有貪  
而畏人之意方回言高蜀人與趙昌同時  
妙於毛羽其先世所藏數十幅今唯此二

畫見邀各題數語其上

戴勝

惟戴僑氏知與時通降于柔桑以趣女工意俾世氓  
不虐于冬誰為鳥紀以配九農

鼯鼠

按尔雅處田中食  
粟豆盖鼯鼠云

有鼯跋跋齧此場粟不勤而羸以果其腹有惕其中  
而志逐逐何以占之機見於目不如太倉擇廩而穀  
夜舞于門晝市于屋豈無灌熏莫我敢毒心肆體  
胖以傲麟鵠

山陰圖贊



清風朗月輒思玄度空山無人誰與晤語

謝玄度

養生盡年希風數子坐遂宿心豈非天賜

王右軍

東山之游人境起勝淝水之勲莫之與競

謝安石

談鋒孰當寄逸鷹隼些言黃不狹莫賞神駿

支道林

### 陸宣公祠堂贊

唐相陸宣公贄嘉興人建炎三年夏四月信安程俱假守秀州始訪公之像圖之資聖佛寺率僚吏祠而拜之謹爲之贊曰

天下無事甚于宴安視此神器隱如太山是以其臣唯得是嗜以諛爲恭以儉爲智世方紛亂上下岌岌

忍於其間覲得患失偉哉宣公興元之初夷嶮一致爲君矢謨如彼大厦載支載扶如彼赤子以調以虞格君之非砭國之盲卒以一旅還之異方西平之功宣公之畫外戡內籌心膂惟一樛李之郊吳越所虔公生其間種蠱汗顏顧視故國喬木蒼然豈無若人奠九壠兮

### 晉右軍將軍會稽內史王逸少贊

有序

逸少爲會稽內史時王懷祖在郡每聞鼓吹意逸少候已汎掃庭宇以待之而終不至也後懷祖起爲揚州刺史實部會稽因修故怨逸少疲於簡對深以爲



恥棄官自誓父母墓前不復仕若逸少可謂剛矣知  
足不辱知止不殆士生不逢身更殆辱屢矣而猶不  
知止足者視古人何如也贊曰

觀逸少三書所陳皆晉國之至計其憂深見遠所以  
援古今而論成敗者其才蓋足以經世然進於朝不  
得用其長其出守也不得伸其志雖秩千種更顯位  
矣是直以犬馬鳧鴈畜之耳此逸少之所恥也是其  
所以浩然獨往如機發而颺逝者已彼懷祖之螿特  
其蟻蚤而已蓋所謂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者矣

唐秘書監太子賓客賀季真贊 有序

天寶三年季真自祕書監太子賓客去爲千秋觀道  
士時天下號無事然林甫仙客固已相軋祿山固已  
驕三綱固已絕殺三庶人治亂之分識者知其漸矣後十  
有二年而天下亂其風流清鑑固一世所推而先見  
勇往又絕人如此誰謂季真清狂者耶贊曰

越椒生而知若敖氏之將餒醴酒不設而知楚人將  
鉗我於市古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是以動而無  
悔此季真所以去軒裳如脫屣也世道交喪豈無其  
人智及之而勇不足以行之者皆季真之細也狗苟  
而蠅營臨深而擿墮以僥萬一於嘗試者亦足愧矣



蓮社圖十八賢贊

陶潛謝靈運  
陸修靜附

社主遠法師

遠公弘道實相是談像浮江潁神運伽藍戒珠義海  
為世所瞻

彭城劉遺民仲思

仲思綜博

二林領袖 大化見前 不忘正受

豫章雷次宗仲倫

仲倫秉操

招隱是開 納詩繹禮 學者四來

鴈門周續之道祖

道祖高風

出處無礙 在野非固 入朝彌介

南陽宗炳少文

少文嘉遁

樓丘飲谷 三聘囂然 衡巫在目

南陽張野萊民

萊民孝友

學兼華竺 菲衣糲食 不改其樂

南陽張詮秀碩

秀碩高逸

帶經以耜 騎省莫致 容膝是娛

西林覺寂大師慧永

覺寂慈眸

衆香所薰 清而容物 猛獸是群

東林普濟大師竺道生

生公演義

頑石肯首 龍去虎丘 錫飛匡岫



法師慧持

慧持兄遠 是謂二難 超情釋累 蜀有龍門  
剡賓佛馱耶舍尊者

耶舍揔持 神通無量 經律華夷 是虛空藏

剡賓佛馱跋陀羅尊者

跋陀寂妙 親禮慈氏 果證不還 譯宣了義

法師慧獻

獻公講論 思徹言表 梵漢昭然 唯躬是蹈

法師曇順

順公竒器 羅什所歎 色空無着 為般若岸

法師曇恒

恒公玄晤 譽發英妙 棲神幽境 鳥獸馴擾

法師道昺

昺公孤峻 文不再讀 社王西歸 法燈是續

法師道敬

敬公蘭秀 兼通儒釋 六根一戒 凜如冰玉

法師曇詵

詵公多識 動植之性 詣理通玄 超然高勝

柴桑陶潛淵明

淵明高蹈 性與道俱 世出世士 莫得親跡